写在时光五十

□龚维礼

人生百岁,五十而半。不经意间,人生就到了这个当口。像忽然觉悟一样,有了对自己的审视。

十岁,是初生的未来。那时候的出生叫添喜,可是当孩子一个一个多起来时就成了父母亲的愁苦。刚一隔(断)奶,就赤脚光腚地乱窜,鸡飞狗跳。如果一下子能长到十岁就省心多了:知冷知热,像小猫小狗一样饿了就自己找吃的;偶有懂事的主儿还会承上启下地照看弟妹。

二十岁,是十岁的未来。依稀记得,想快快长大,像哥哥们一样能挎上绣有“红五星”和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绿书包上学。常把书包带顶在头上,大步向前,书包撞在小腿肚子上,一步一个趔趄。上学了,野小子们多了学校和老师的管限。八九点钟的太阳,端坐在简陋的教室里,面前墙上一排红色醒目的大美术字: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下面是几块木板拼成的黑板;后面墙上一排大字是: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此时的未来都是这样的:手持钢枪保家卫国,学雷锋做社会主义接班人,当拖拉机手开着东方红推土机,当科学家,做技术员。

三十岁,是二十岁的未来,没有“颜如玉”和“黄金屋”。一路苦学,狼狈退场,没有进入大学的殿堂,没有走上神圣的讲台,也没有成为文化人。而立之年,在印刷厂里立足,奉老教子,如履薄冰,小心翼翼。

四十岁,是三十岁的未来,没有发财,也没有出众的建树。育有一子,欣然成长,一家三口平淡度日;收入微薄,没有给老人提供丰厚的给养,但也未敢有疏离和怠慢。

五十岁,是四十岁的未来,没有功名和成就,亦未发达。一切都在裹挟中激荡,不敢抬头看天,也不愿望足生叹。望峰息心,苟且于一室,亦书,亦茶,亦文;不求闻达,但为一室之主。

有知有觉的五十岁忽然来到眼下,不为过往而庆幸,也不为未来而忧患。从今后,明白自己,做好自己,找回快乐的心,干好要干的事儿,不论得失短长。同行就共同欢乐,孤身一人就守住清静。五十后的风景一样绘声绘色,望峰高呼,为自己喝彩!

五十岁前是正向活法,五十岁后是反向活法,把五十岁当百岁的最后一天活。相信未来的每一天都会充实而具体,因为失不再来,已经没有太多的时光可供挥霍。祝福五十岁,庆幸有清醒的五十岁。五十岁加油!

喝汤那些事儿

□王礼明

宁可食无菜,不可饭无汤。在我的记忆中,老家人做主食的讲究不多,对“喝汤”的研究,却花样百出。

小时候,最盼望跟着父亲赶集,因为集上有叫卖各种汤食的摊点。支在地上的汤锅中,热气氤氲,香味四溢,引得人垂涎三尺。央求父亲买上一碗,或丸子汤,或小鱼汤,或胡辣汤。汤摊旁一般有卖芝麻烧饼或水煎包的,怕我吃不饱,父亲会给我买个烧饼,或买两个水煎包,有时也把水煎包夹在烧饼里,刚出炉的烤得焦脆的热烧饼,夹上煎得两面焦黄的猪肉大葱馅水煎包,香气直钻肺腑。时隔二十多年,我至今还能记起老家大集上这口让我终生回味的吃食,然而再回老家品尝,已无当年美好滋味。

最爱不过家常饭,常常回忆小时候母亲做的疙瘩汤。汤里不计食材的多少和种类,有菠菜、豆角、黄瓜、番茄、白菜等应季蔬菜,有泡发好的花生米、黄豆粒,还有地瓜粉条、豆皮、腐竹等。母亲先将不容易熟的食材在锅里炒一下,添上半锅水盖上锅盖,锅开了将和好的生面疙瘩倒进锅里,边倒边搅匀,然后加入易熟的蔬菜,锅开调味,淋上香油,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就做好了。舀一碗,喝到胃里,暖暖的,那真是妈妈的味道。

家乡的羊肉汤也一直让我陶醉痴迷。那汤有白红之分,白汤色白似奶,不膻不腻,鲜洁清香;红汤油泛脂溢,白中透红,色泽诱人。我更钟情于红汤。热气腾腾的羊肉汤上来,夹几筷子羊油熬制的红油辣椒,红彤彤的汤面上再撒点香菜、葱花,热气腾腾,飘着奶香,诱得人馋涎直流。迫不及待地“哧溜”几声,肉还没吃,汤已下去半碗,额头上热汗顿生。再“哧溜”几口,汤尽肉现,于是冲着老板喊:“老板,添汤!”喝羊肉汤,最应景的时节当然是在冬季——窗外北风呼啸,雪花飘零,室内汤锅蒸腾,人面通红,汗湿衣衫,淋漓直下。那种感觉,不美神仙!

胡辣汤驱寒,疙瘩汤暖胃,羊肉汤解馋,家乡的汤勾引着我的味蕾,即使我游学客居在外,仍时时想念家乡的汤。汤的味道,就是乡愁的味道。

从小养成了喝汤的饮食习惯,我至今喜欢喝汤。喝汤那些事儿,忆不完的酸甜苦辣,道不尽的游子乡愁,写不出的苦乐年华!

偷鸡蛋换本子

□刘胜本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我正读小学。那时家里经济状况极差,看着不少同学都用崭新的方格本写语文作业,我既羡慕又嫉妒。尽管买一本方格本只需要六分钱,我却连一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都没有。

总是用旧本子写作业,让我觉得非常没面子,拥有一本崭新方格本的愿望一天天强烈起来。于是我开始想办法——偷家里的鸡蛋换钱。

那时,供销社收购农家的鸡蛋是按个论价的,恰好也是六分钱一个。我便在父母去地里干活还未收工的空当,从鸡窝里偷了鸡蛋去供销社卖了,顺便买回一本方格本。整个过程相当顺利,我心中窃喜的兴奋胜过了因偷窃而产生的恐惧和自责。于是,这样的事,我又做了很多次。

还记得每次我将鸡蛋偷走,母亲回来看到鸡窝空荡荡的时候,都会责骂母鸡偷懒不下蛋,蒙冤的母鸡们无法辩解,可怜兮兮的。事情的真相只有我心里明白,我不说谁也不知道。因为供销员只管收蛋,不会告密。

用鸡蛋换来的方格本,封面是雷锋的头像,头像下分行印着年级、班级、组别、姓名的列项,我一笔一画逐项填写好,就开始对同学们炫耀起来,以示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了。

有一年村里闹鸡瘟,家里的母鸡都死掉了。眼见日常零花钱没有着落了,母亲心疼地扑簌簌落泪。过了一会儿,许是自我安慰,母亲自言自语:“死了也好,反正也不下蛋了,白吃粮食。”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,认为母鸡是被我气死的,它们实在是被母亲冤枉了。

长大后,我对母亲坦白了小时候偷鸡蛋换本子的事,母亲和我相视一笑,笑意里半是释怀半是心酸。

如今,拥有个人手机、电脑,生活富足的孩子们,体会不到买不起作业本是怎样的心情。但几十年前生活贫困的人家,真的就是买不起六分钱一本的作业本,比如我小时候。

诗三首

画春天

□邢云香

蘸着村西那澄澈的溪水画春天
画几只黄绒绒的雏鸭
脚掌拨着舒缓的五线谱
低吟浅唱
唤醒了绿盈盈的春意
一片又一片
蘸着村子上空晶亮的蓝画春天
画轻盈翻飞的紫燕
画悠闲漫步的云朵
还有那驮着斑斓童年的风筝
正飞向山的另一边
蘸着村东的那一片青翠画春天
画黄鹂鸟啁啾婉转的歌喉
画沙柳子树那一对对
一串串纤薄灵动的翅翼
垂坠在村头黄昏的池畔
蘸着村南的那一片娇粉画春天
我不画那三生三世的缠绵与凄婉
也不画崔护的惆怅
和绛娘绵绵的恋情
我只画你执我的手
徜徉在这花海里从青丝到白发

怀念姥姥

□薛光迅

里屋一直空着
床铺收拾得和过去一样干净
一根龙头拐杖走完它的一生
倚靠在门右边
朝西的路口一个背影消失了
几根高粱秸腰缠着黄纸
歪倒在那儿
村庄破败了一群鸟在天空盘旋
北山的茅草长得比往年更茂
从山顶弯下来的小路隐约可见
姥姥想必还站在路边
正摘下头上的围巾
为我擦掉流到嘴边的鼻涕

也许

□薛素爱

也许有一种素朴
可以让所有的繁华逊色
也许有一种柔情
可以让所有的薄凉退却
也许有一种给予
可以驱散任何的阴霾
也许有一种舍得
可以化解任何的隔膜
也许我们拼命追逐的
繁华或者灿烂
不过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水月镜花
也许在某一时刻
些许不经意的细微时光
足以丰饶我们心底的荒芜
也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小确幸
也许只有尘埃落定
或者会惊异于自己的淡定
或者会迷惘于曾经的虚妄
不管是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
还是一次在劫难逃的沉沦
留下的都是最深的回忆
美好抑或是遗憾
都曾经是我们人生画屏上
最不可或缺的一笔
心怀感念亦或是愁眉不展
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
与其它无关